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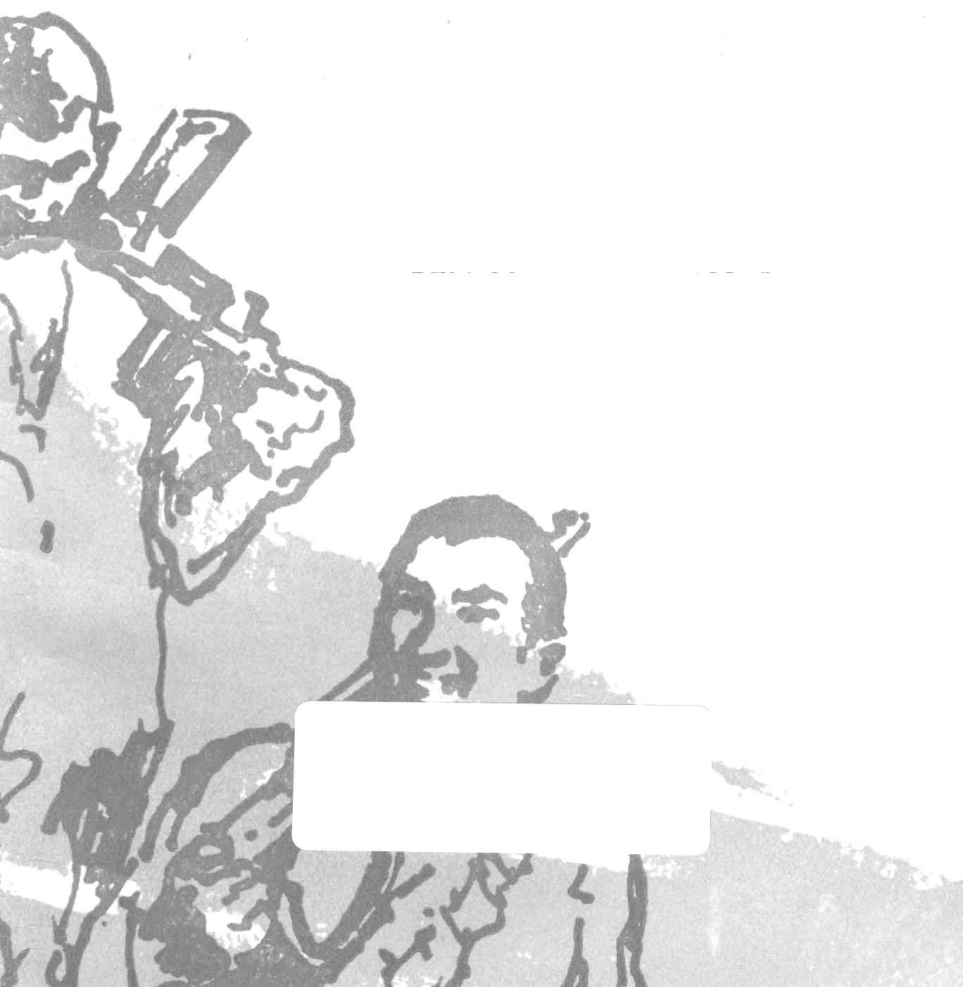
一支不正規的隊伍

于 寄 愚

一支不正經的隊伍

下

于 寄 愚



一支不正规的队伍

(上、下册)

于 寄 愚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23.5印张 4插页 496千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0

书号 10099·1557 定价1.70元

五 烟 霾

岳立敏从特委回来之后，对登莱党的武装发动工作，在思想上已引起了更大的警惕。二支队从一百几十个人，猛然之间迅速发展到一千几百人，甚至快扩编到两千人以上了。按常理说，这是很不正常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究竟是错还是对？一时间，谁也难以作出个明确的回答。岳立敏为了慎重起见，在回来的路上就下了决心：在攻打登莱城之后，坚决停止队伍的进一步扩编，集中力量搞好巩固工作。因此，在军事工作碰头会上，一提到原警备大队的处理问题，他首先表示要把警备大队拆散。挑一部分表现较好的散编到各大队去，其余问题多的人加以遣散。宋仁杰第一个感到奇怪地问：

“九只羊你能赶，再多一只羊你就赶不动了？”

岳立敏很后悔，特委指示的精神未来得及向宋仁杰传达，在这样的会上又不便讲。他只好强调说：“原警备大队里，有不少人是历届旧政府留下的老兵油子，他们什么毛病都沾染过。这样的队伍单独编制，不容易改造。”

宋仁杰笑起来说：

“咱们那几个大队，除了一大队外，哪个大队里没有一些老兵油子？菊轩，你说是吧？就连你拉起的二大队也杂得很。日后同日本人打仗，就象在炉子里炼铁，是好铁还是渣

子，一炼不就分出来了吗？”

这时，周菊轩又是向上斜起眼角不作声。他心想：面前这个特派员的思想真叫人猜不透。论打仗，愈是老兵愈有用。吃肉又怕塞了牙，那拉起队伍来干什么呢？

仅就宋仁杰讲的大道理，也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一个人已经在闹肚子，怎么可以生瓜、烂枣照样吞呢？岳立敏一时间又有口难开，只好两眼直望着宋仁杰。

宋仁杰忽有所悟。特派员刚从特委回来，是不是带回新精神啦？他急忙改口说：

“也好，九个大队也不算少了。那就把警备大队里年青力壮的留下来；年纪大一些的，大都在城里有了家眷，多发点编遣费给他们，就地谋生，也算对得起他们了。菊轩，你看呢？”

周菊轩霎时被激怒了。他原先不开口，因为他估计宋仁杰好大喜功，决不肯同意特派员的意见。这样，也免得自己多费口舌。周菊轩一贯的哲学是：“话要少说，事要多做，大路神仙，莫奈我何。”他一看，宋仁杰抽身来了个大转弯，等于把他闪了个跟头。他是又气又急又不便发作。他一歪头，哼了一声：

“按照特派员的意见，咱们其他几个大队，也都要编掉一大截子了。警备大队是郭晓岚一手训练出来的，不仅作战有经验，在军事纪律上，我们的几个大队也都比不上。不能因为是老兵，就一定要做坏事。当然啦，军事纪律最好的是一大，那是特派员亲手训练出来的。”他最后这两句话，是直刺岳立敏的。

宋仁杰不再作声了。因为，在看法上，他是同意周菊轩

的观点的。但是，自己作为一个新党员，他应该尊重特派员的意见。会议一时间有些冷场了。

岳立敏并不介意周菊轩的讽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批驳他的理由。只是因为有一个新的念头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了他的新的思考。

宋仁杰刚才讲，把编散下来的老兵就地安排生活，用意很好，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最近一个时期，各地方的爱国志士，纷纷起来高举抗日大旗。也有一些别有用心野心家，如东边几个县的游击队，他们拉起的队伍，一见日本侵略军的影子回头就跑。他们对真正抗日的队伍，如对三军总部，却百般刁难，不是挤，就是压，还不断地偷袭、进犯。岳立敏想，如果警备大队的这些老兵编散下来，就会投奔到别的地方去。他又想到，把一切老兵统统看成老兵油子，也不够恰当。他们中间，有真正的老兵油子，战时不卖力，闲时惹是非，也有服从纪律，作战勇敢的士兵。对待人的问题，怎么可以采取轻率的态度呢？目前二支队已经象得了膨胀病的病人，无论吃泻药或是吃补药，都不是短时期所能收效的。是不是象宋仁杰说的，能放九只羊，为什么就不可以放十只羊呢？他愈想愈感到这件事必须慎重对待。经过一阵思考之后，岳立敏又表示说：

“我想了一下，司令和参谋长的话比我考虑得更周到些，对这个问题，还可以再仔细研究。”接着他又提出了以下的意见：除了老弱及少数真正的老兵油子之外，其他的人，包括能用的大部分的老兵在内，暂编两个中队，分别交给一、二两个大队带领。因为，这两个大队经常在司令部身边，政治工作也有些基础。这样，就目前来看，比单编一个

大队容易改造一些。同时，他又表示，这次对警备大队的改编工作，他准备亲手抓，让参谋长避免一些人事纠葛。

宋仁杰又是第一个赞成说：

“特派员考虑得比我们都周到，我完全赞成。”

周菊轩想了下，也勉强同意了。他听出，特派员最后两句话，名义上是关照自己，实际上是怕自己徇私情。这时，他进一步发现，特派员对自己总是不够信任。他肚子里又憋了一口气。

饭后，三个人又继续研究，是否要召开一次军政工作会议，重点研究日后成立县政权的筹备事项以及部队的供给制度。因为，这一个时期以来，队伍就地征用军粮，又借用地方款项，随意开支，若不及时解决，不仅会造成财政上的混乱，也助长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岳立敏在发言中谈到：

“伪政权推倒了，我们的担子也加重了。当前主要的困难是我们的干部力量太弱。”

周菊轩正有一肚子闷气，他一侧愣头：

“登莱县有才能的人多啦。这就看我们肯不肯信任人家。”

宋仁杰立即接话说：

“你只管提出来，只要是坚决抗日的，又不反共的，我们都可以用。”

周菊轩忍下气说：

“坚决抗日这一点当然不在话下了，至于反共不反共，要看怎么讲了。有的人现时也许不反共，过去却干过国民党。哪个国民党过去不反共？”

宋仁杰驳斥说：“那也不一定。我过去就是国民党，可

是，我从来也没反对过共产党！”

一时间，两个人都不作声了。

岳立敏拦话说：

“对地方上的知识分子，要作具体分析。有的人过去干国民党是为了混饭吃，那时嘴上说几句反共的话，不等于对共产党有多大的成见。有的人是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反共成见很深，这种人很难与我们诚心诚意的合作。我们最好先用一些无党无派的人，思想上又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先把工作做起来。别的人，日后逐步吸收。这种人可有？”

宋仁杰想了一下说：

“有，七区小学的前任校长迟净庵先生，就是为人比较正直的一个。一次，由于谩骂国民党，被捉去关了几天大牢，后被撤销了校长的职务。至今，他看到不顺眼的事，照样骂大街。”

岳立敏接着说：

“只要为人正直，在团结抗日方面就有基础。我们共产党人做事，历来是光明磊落的，不怕意见上有分歧，只要有话说在当面，事情总是好商量的。”

他这几句话，周菊轩也认为是故意说给他听的。他心想：你特派员也不是样样事都端出来，谁心里也有两本账。你先别忙，我早晚有话讲给你听的。他一赌气，把脸掉到一边去了。

岳立敏一看，弄不清周菊轩为什么今天这么不顺心，话也不便再多讲了。他最后建议，由司令和参谋长两个人先作些考虑，把当地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开个名单，随后在军政工作会议上再作具体研究。周菊轩应了一声，一抬腿走了。

岳立敏找警备大队大队副欧阳逊去了。

欧阳逊也是个老军伍出身。他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多少政治头脑。但是，在他眼里，哪个是能作战的老兵，哪个是藏奸磨滑，专搞歪门邪道的老兵油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岳立敏要通过他，先把警备大队的人员情况摸一下。他走不多远，遇到了孙犁。政治部刚进城不久，孙犁正要找岳立敏接谈工作。

岳立敏把当前的工作情况，简单地和他谈了几句之后，就要他有个准备，好参加军政工作会议。孙犁接着告诉他：“宋海朋进城来了。”

“好久未见到他。他到哪里去了？”岳立敏有些惊喜地问。

“他说，他最近到黄县出手了两匹骡子。”

“他进城有什么事？”

“可能为了那两个日本人的事。”

岳立敏笑着摇摇头：“三哥真是个百事忙。”他接着告诉孙犁，他还有事去警备大队。日本人的事好办，叫宋海朋放心。另外，他还有事要找宋海朋，等腾出空来再去看他。

第二天一早，军政工作会议还没召开，柳宗魁带着商会会长范耀昌来拜见宋仁杰。他们还邀着宋海朋一起来了。

宋仁杰迎下堂屋台阶，他一眼看到宋海朋，脸上陡然变色道：

“老三，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你来得正好。有笔账，回头我再和你算！”

宋海朋一愣，退到石阶一边去了。他一时摸不清，因为什么事惹得二叔这么不耐烦呢？

那天，宋海朋从油坊岔子赶回二区北宋庄时，也算十分凑巧。张维鼎因为郭晓岚追剿小学的队伍受了损失，老羞成怒，一面搜捕城里的民先，一面在电话上下令蔡学尧缉拿小学方面潜伏下的共产党。蔡学尧接过电话后，急忙派出区中队一分队出发去捕人。一分队根据蔡学尧的指示，直奔李家庄子找李三多带路去逮捕余采臣，到了小台子庄一看，余采臣早已转移走了。一分队又绕回来，窜到宋庄和岳庄的军属家里，象发狂的疯狗一样，又是打又是骂，又抢东西又捉老母鸡，有的连猪也赶走。宋仁杰家里的一口大肥猪，首当其冲地被赶走了。

宋海朋看到前后几个庄子被搅得鸡飞狗跳墙，却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叫小喜子把他的几个记名徒弟找来。然后，他带起这几个人插进了大蔡家村，直闯到蔡学尧的家里。

蔡学尧一手撑着椅子背，两脚交叉，仰面出神在想心事。这一天多，他真叫宋仁杰这帮子人折腾苦了。还好，宋仁杰一走，二区全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了。若是这次能逮住个把漏下的共产党，就可以在张维鼎面前立一功。说不定，他还会高升一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正得意间，他忽听得身后有脚步声。一回头，只见宋海朋走到面前，袖口向上挽着，手里提着一支鸡腿匣子枪，嘴角咧咧着，有如一个准备宰猪的屠户。蔡学尧顿时浑身发软，刚要抬腿，却扑腾一声，两脚自己绊倒，仰面坐到了地上。他望着乌亮的枪口，更加浑身发抖，举起双手摇晃着，声音哆嗦地喊：

“别……别误会啊！别……别误会……”

宋海朋不吱一声，光咧着嘴望他笑。这一笑，比瞪眼还

可怕。蔡学尧就象一只伏在猫面前的老鼠一样，头向下一沉，趴到地上了。

宋海朋叫人把蔡学尧架起来，用枪在周身戳了几戳，似乎要找个开枪方便的地方。蔡学尧丧魂落魄地低声哀求：

“三爷，只求你饶我这条狗命，叫我吃屎我也干。”

宋海朋这才哼了一声，交代他几句，把蔡学尧带到了区中队。

蔡学尧大摇大摆走在前面，一进区中队的门，他身子一挺，下令道：

“快把枪架起来！”

区中队的人一阵慌乱，弄不清究竟出了什么事。正犹豫间，两个分队长被绑了起来。其他的人被赶进一间屋子里去，门上挂了锁。

宋海朋这才转身对蔡学尧说：

“区长，回家之后，把你自己也锁在屋里，一日三餐，叫你家里给你送饭吃。三天之后，算你坐牢期满。你若是早出来一天，出门碰上枪子，我可没法负责任。”

“嗯，嗯，不敢，不敢！”蔡学尧赶忙哼声答应。

宋海朋叫来的人把好用的枪挑出来，其余捆成捆，丢到猪圈里。然后，他带起两个分队长迎接即将凯旋归来的一分队。

两个分队长，手被倒绑着，两只脚拴着绊子，面向东方跪在地上。这是一种要被枪决时的姿势。

不一会，一分队的人手里提着鸡，用棍子赶着猪，嘴里哼着小曲，得意洋洋地回来了。

突然间，迎面跪着的两个人大声喊道：

“兄弟们，救命呵！快把枪架起来！兄弟们救命呵……”声音喊得十分凄惨。

一分队的人惊恐地停下了。一分队长提着枪向前一细看，原来是两个分队长被绑着跪在那里。他四下张望了张望，看不到一个人影子。他俯下身去，刚要替他们解绑，嗖地一声，一颗子弹飞来，这个家伙应声倒地。被绑的两个人更加惨叫起来：

“不要动，快架起枪来！救命要紧呵！兄弟们，救命呵……”

一分队发现被包围了，但又不知人藏在哪里，更不知周围有多少人。经这两个人一喊，更加慌张了，有的人把枪一丢，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有几个胆子大的，还提着枪四下里张望，接着，又从四面八方飞来几颗子弹，又将他们撂倒了。这时，不知是谁喊了声：“还不快跑呵！”

余下的人扔下枪支，哄地一声跑散了。有几个带枪跑的，又都被身后射来的子弹打倒了。这一场战斗，只用了几分钟。宋海朋过去把两个绑着的分队长拉起来说：

“叫你们受屈了。”

这两个人刚从死里逃生，面色干黄。就象挨了一顿打，还要讨饶的小孩子，声音呜咽地说：

“日后，一定听三爷的话。”

宋海朋带来的几个人中，有一个领头的是他的大徒弟崔永吉，宋海朋把人和枪交给他之后，就转身回宋庄去了。

自从小学的队伍拉走之后，岳立敏托他办的事正要着手

处理。可是，他喂养的几匹骡子却成了累赘。离家半天，都要托人代喂，等于把他的腿拖住了。他回庄之后，帮助岳成山把小商店的事筹办了几夭。听说眼下黄县地面还平静，他带起驯好的辕骡，先后去了两次黄县。第二匹辕骡出手后，就听到了二支队攻打登莱城的事。他一阵高兴，就顺路走了来。

他刚住下小店，登莱县的商会会长范耀昌就脚跟脚地找来了。他一见面，就对宋海朋打躬作揖说：

“三爷，有件为难的事，非求到你门下不行了。”

原来，他是为了这两个日本人的事。这两个日本人到登莱采五花石，最先是同他打过交道的。他知道，二支队早晚要走开，这两个日本人一旦被杀掉，他范耀昌一家人算没命了。宋海朋听过话后说：

“这种事你该找司令去。我怎么能当了二支队的家？”

范耀昌恳求说：“司令的脾气你晓得。我不提还好，一提起，他杀得更快了。听说，特派员是替司令拿主意的。你替我求求特派员去。”

宋海朋被求不过，只好答应了，这才先找到孙犁去约岳立敏见一面。孙犁传过话后，范耀昌又来拉起宋海朋喝茶去了。

谁知，范耀昌等不及，又约起柳宗魁加上宋海朋一早就跑来了。

为了审问日本人，岳立敏已事先通知政治部，让政治部约来现在八大队任代理教导员的宋玉枝到城里。因为宋玉枝在青岛读书时学过日本话。八大队是崔永吉在缴收了二区中队的枪支之后，自立番号拉起的一支队伍。八大队参加攻城

战斗之后，驻防在登莱东部烟潍公路的一边，同九大队成为倚角之势。为了工作需要，宋玉枝刚调到政治部不久，孙犁就叫她回二区一趟，动员一些年龄大些的高小学生以及贫雇农中识字的青年到军政干校学习。同时，为了摸清自立番号的八大队的情况，又临时委任宋玉枝为八大队的代理教导员，先去工作几天。因为，八大队的人员中，最先的一批也是从二区拉出来的，宋玉枝到那里了解情况比较方便些。

这次，宋玉枝一回政治部，就反映了有关八大队的许多违犯纪律的情况，如没收过路小商贩的物资等。最严重的是，崔永吉在队伍里大拜其香堂，接受三番子徒弟。宋玉枝刚上过一堂政治课，崔永吉就召集起队伍，大讲其“三老四少”的三番子经。此外，还有些别的事，例如他对妇女不尊重等。这些话，宋玉枝在孙犁面前就不想多讲了。

这工夫，孙犁刚向宋仁杰和岳立敏回报了八大队的情况，宋海朋、柳宗魁和范耀昌三个人就来了。宋仁杰一见到宋海朋，立时火冒三丈。因为，还有两个客人在场，他只好暂且忍下了。

宋仁杰把柳宗魁和范耀昌两个人让着坐下后，就询问来意。柳宗魁扯起长须说：

“我是乡下人进庙，不求神不入大殿。这次是范会长约我来，向司令求求情，把两个日本商人放了吧。”

宋仁杰正在火头上，刚要一口拒绝，但又一转念，这件事总要和特派员商量商量。另外，事情还没问明白，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口回绝，也太轻率了。他就缓了一下口气说：

“这件事，等我们研究一下再说。你们先请坐。”他说过一转身回到内屋里去了。

岳立敏已经猜到两个人的来意，等到宋仁杰进屋后，他又故意再次问孙犁：

“你们可问清楚了？那两个日本人是商人还是日军的暗探？”

其实，他们即使是日军的暗探，他也不主张杀掉，对日本商人更不该如此了。

孙犁掏出小本子，一本正经地说：

“昨晚上审问清楚了。一个叫山本的，原是青岛一家日本土产公司的采购员，会说一口胶州话。另一个叫龟田的，是随着日本侵略军到烟台来的。马源初在的时候，山本就到此地开采五花石了。龟田是后增添的，他在日本是学采矿的。究竟，五花石有些什么用处，他们也说不大清楚，只知道对炼钢有用。”

“他俩的招供可靠？”宋仁杰插问说。

“比较可靠。宋玉枝在青岛读书时常到市里去，山本说的那家日本洋行的名字和住处，都符合实际。”

其实，宋仁杰要杀这两个日本人，并不在于他们是暗探或是商人。由于他思想感情上的狭隘的民族仇恨，他认为，把这两个日本人一斩首示众，全县的抗日情绪就会大为振奋，二支队的抗日旗帜也会更为鲜明。在这后一点上，他深有感触。“七·七”事变之前，国民党政府口口声声要抵抗日本人侵略，事实上日本侵略者到处烧杀抢掠，国民党政府还要事事赔礼道歉。这是宋仁杰最深恶痛绝的地方。他认为，杀了日本人，就是报仇雪耻，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孙犁讲过之后，他仍然说：

“就算是采五花石的商人，也不是好东西。石头运回去炼钢，还不是为了造出武器来杀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就象割草一样，我们也不能心太软了。那样，对二支队的影响也不好。也罢，我们可以比日本侵略军文明一些，不砍脑袋，送两粒枪子给他们算了。”

岳立敏听过宋仁杰这些话，忍不住望着他笑了起来。宋仁杰略感不快地问：

“你笑什么？”

岳立敏收敛了笑容，又故意绕个弯子说：

“我在笑我自己。”

宋仁杰斜起眼睛望着他。

“记得，我刚参加八路的时候，在战场上和国民党的队伍拚刺刀；可是，逮到俘虏以后，不仅不杀，还要优待。我们吃小米，给俘虏大米饭吃，我想不通。一次我帮炊事员做饭，米也不淘，还掺进一些喂牲口用的带壳的白高粱。团长发现了，关了我两天禁闭。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好笑。”

“有什么好笑的？”宋仁杰仍然绷着脸，但却开始认真听了，“我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还就是对这一条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我明白了。”岳立敏认真地谈了下去，“原来，我们党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一贯是有鲜明的阶级立场的。国民党的士兵绝大部分是被抓壮丁捉来的。在战场上，他们是被督战队用机关枪赶上去的，死的都是冤死鬼，活着的也都带着一身创伤。俘虏到我们这里，等于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

为什么不该优待他们呢？”

岳立敏说到这里，声调确有些激动了。那些解放战士在诉苦会上讲的惨痛的身世，又浮现在他的面前。

宋仁杰静静的听着。他虽然未曾亲眼见，却能想到一些事情。他又被岳立敏的情绪所感染了。他迟疑地说：

“对日本人就不大一样了吧？”

“要从民族关系中看到阶级关系，这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一支队伍的领导人，也就是掌握人的命运的人，一定要努力看清这一点。商店的职员，矿场的技师，他们能对侵略战争负责吗？他们死了也是冤死鬼。”

宋仁杰完全明白了，杀这两个日本人是**不应该的**。宋仁杰就一步跨出门去，把手一摆：

“放了！你们把两个日本人带走吧。”

两个来客，正惴惴不安地在等候这两个日本人的最后命运。未想到，事情竟然会这么顺利。范耀昌连连拱手作揖，跑前两步，握住宋仁杰的手：

“司令，你真是大慈大悲！你不是饶了日本人，你是救了我一家人的命啊！”

宋仁杰把脸一绷：

“这不是什么大慈大悲，这是党的政策。这一点，你要对两个日本人说清楚。”

“对，对，共产党的政策，我一定说清楚。”范耀昌急忙点头。可他心里却在想：若不是三爷找了特派员，你宋仁杰的政策还不是一刀砍了下去。

柳宗魁手捻长须，站在一边，面带笑容说：

“仁杰兄，凭共产党这一点，日本人非败不可。赶走日